

清末民初五台山的普濟及其教團

王見川

南台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助理教授

摘要

五台山南山極樂寺的普濟及其所領導的教團，在清末中國宗教場域中崛起。這一股的宗教勢力，流行於華北，東北廣大地區，直至 1949 年中共建政才逐漸匿跡。

較早的成果揭示普濟的佛教性格，而最近的研究較強調普濟作為教門（九宮道）領袖的一面。

不過，他們皆未使用五台山南山寺、龍泉寺的碑刻等一手史料。本文利用這些罕見碑文與教內文獻、官方檔案，考察普濟受戒、傳戒、收徒、傳教、修建寺院、是否參與義和團運動等事蹟，並略述其派下組織及他們所從事的社會慈善事業。

關鍵字：普濟、五台山、九宮道、南山極樂寺、龍泉寺、啓秀、護道榜文、義和團運動、普濟佛教會。

在清末中國宗教場域中，普濟所領導的教團組織及其活動，在五台山崛起。這一股新的宗教勢力，流行於華北、東北廣大地區，一直延續到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普濟及其派下，可說是近代中國重要的宗教團體。

學者很早就注意到普濟，一九四〇年代初三上諦聽、小野勝年等在關於五台山的著作，都記錄當時流行普濟的事蹟¹，後來吉岡義豐、酒井忠夫在此基礎上，配合教內文獻《三教公書》對普濟教團的內容，作進一步的分析²。他們的研究大致上揭示普濟教團佛教的一面。

相對於此，近來學者較強調其教團民間教門性格的部份，如孔祥濤、路遙都認為普濟就是九宮道首李向善³，這是個以佛教合法掩護發展的教門。筆者在二〇〇四年引用罕人注意的五台山碑刻資料初步對普濟的生平大概做了探討⁴。究竟普濟是怎樣的人：佛教禪師或教門領袖？他領導的教團做了那些事？

本文利用新近發現的檔案、教內經書、文獻以及五台山相關碑刻⁵，勾勒普濟的生平大略，並嘗試回答上述問題。

¹ 三上諦聽〈五台山紀行〉頁 77、82-87，《支那佛教史學》4 卷 4 號，1941 年。同氏著〈五台山と普濟和尚〉頁 75-82，《日華佛教研究會年報》第五年，1942 年。小野勝年 & 日比野丈夫〈五台山の現在と過去〉頁 53-54，《日華佛教研究會年報》第五年，又同氏著《五台山》頁 123-128〈普濟和尚とその教團〉，東座右寶刊行會，1942 年 10 月。

² 吉岡義豐〈五台山の普濟佛教〉，《吉岡義豐著作集》第一卷，頁 459-470，東京五月書房，1989 年 6 月。最近的成果，見酒井忠夫《近、現代中國における宗教結社の研究》頁 47-48，東京國書刊行會，2002 年 3 月。

³ 孔思孟、陸仲偉〈晚清時代九宮道研究〉，《民間宗教》3 輯頁 5-15，1997 年 12 月。路遙《山東民間秘密教門》頁 288-344，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2000 年 4 月。孔祥濤〈晚清時代九宮道研究〉，孔祥濤、劉平主編《我看中國秘密社會：蔡少卿先生執教五十周年暨七十華誕紀念文集》頁 171-189，廣西人民出版社，2002 年 9 月。

⁴ 王見川〈“義和團運動”中的宗教與信仰：普濟、張天師、孔聖人及其他〉頁 136-139，陳方中等編《義和團運動與中國基督宗教》，台北輔仁大學出版社，2004 年 11 月。

⁵ 如筆者購買的普濟頒發的〈護戒牒〉，其派下發行的真言、榜文。至於五台山碑刻，係指幾年前闕正宗先生在南山寺、龍泉寺幫筆者拍的碑文照片。以上這些資料，收在文末附錄的〈五台山普濟及其教團資料〉。

一、關於普濟的生平大略

就目前掌握的資料來看，有下列幾種史料言及普濟的生平大略：

1. 普濟派下經書：《彌勒九轉家譜》⁶。
2. 日人調查報告：如《五台山》、〈五台山と普濟禪師〉⁷。
3. 九宮道道書：《立世寶卷》、《根本經》⁸。
4. 五台山碑刻：如〈化公普老和尚碑序〉等⁹。

這些資料，真偽相雜，差異頗大，以下引述敘述最完整，出自五台山極樂寺的《彌勒九轉家譜》爲主，分成幾個部份，辨證、分析普濟的一生概況。

(一) 普濟的早年情況

《彌勒九轉家譜》提到普濟出家前的經歷是這樣：

古有彌勒佛念切度人，屢經降世，於前清末季，曾托生於直隸趙州寧晉縣龐庄李姓…俗名明生，號恒義，聖天賜名向善，出家法名教化字普濟，後接法派名杲化，敕封真如自在彌勒尊佛…父名韶，母李氏，三世同入佛門吃齋行善，念佛看經。弟兄五人，長兄明耀，二兄明倫，三兄明輝，四兄明中，道

⁶ 此書爲季繼純遊歷五台山所攜回，是其與「其引師張希孟從諸經佛批及鄭君學禮並各會善人記載內摘取，湊合而成」，石印本，上下卷右文左圖。正文前有卜繼陽（升陽）民國二十四年梅月所寫之序，及民國二十五年桃月遼東張義明（希孟）撰之〈彌勒九轉成道記〉。

⁷ 小野勝年&日比野丈夫《五台山》，三上諦聽〈五台山と普濟禪師〉，感謝野川博之先生惠賜相關影本。

⁸ 感謝陸仲偉、路遙先生惠賜影本。

⁹ 此外，尚有〈五台山萬聖佑國南山極樂寺香火齋田碑記〉、〈化公普濟老和尚碑記〉、〈捐款碑記〉（原碑無名稱，此爲代擬。）這些碑文，參見本文附錄〈五台山普濟及其教團資料〉。另光緒十八年〈五台山勅建萬聖佑國南山極樂寺碑記〉，見王見川〈「義和團運動」中的宗教與信仰：普濟、張天師、孔聖人及其他〉，頁 138-139，陳方中等編《義和團運動與中國基督宗教》，台北輔仁大學出版社，2004 年 11 月。

光三十年歲次庚戌三月二十八日辰刻為佛誕辰…佛至五歲時，乃咸豐四年…父母逝世，家貧如洗，難以度日，弟兄離散，各奔西東，佛無人照管，自發呆傻…至十歲時乃咸豐九年夜夢董老師指點，學誦經卷參禪打坐、念佛吃齋…至十五歲時…遇翠花老母李王氏即南海觀音菩薩落凡…收為弟子…十六歲即同治四年乙丑領宮卦發起修藏岩山，至十八歲即同治六年丁卯髮賊閻王張總愚造反…亂到直隸省趙州寧晉縣龐庄村…賊人在佛之腦後斫一刀…文殊將佛之傷痕治好，奉命替中天辦事…文殊指點佛幫助催功菩薩李趙氏辦事…文殊領老主爺之旨意，派佛與修正二人重修蒼岩山…¹⁰

關於普濟的出生年代，民國時期有（1）道光年間¹¹（2）道光二十三年¹²（3）道光二十七年¹³（4）道光三十年¹⁴（5）咸豐元年¹⁵五種說法。對於這些看法，目前尚無資料，可以証實，可見在民國初期，信徒已不太清楚普濟的具體出生年代。

相對於此，《立世寶卷》等經書，對普濟的家庭狀況描述，頗為一致，說他自幼父母雙亡，兄弟有五人¹⁶。這樣的說法，不宜輕信，光緒十八年的碑文即說他於「同治十二年告假回籍養親，父母辭世，遂無志功名」¹⁷，可見普濟的父母是在他成年當完兵後才去世的。

根據清代碑文記載，普濟確是直隸寧晉縣人，不過，他的本名叫李得勝¹⁸，並非叫李恒生。《彌勒九轉家譜》等道內文獻，都記載他在

¹⁰ 季繼純編纂《彌勒九轉家譜》卷上〈彌勒初生〉、〈父母昇天〉、〈觀音授法〉、〈佛性歸天〉、〈佛遭魔難〉、〈佛遇白衣〉、〈佛封圓覺〉。

¹¹ 普濟門下孫蓮善輯《三教公書》卷下頁 76〈山西五台山南山極樂寺方丈普濟化公大和尚重建金閣寺行實碑記〉。此書刊於中華民國八年（1919）。

¹² 孔祥濤〈晚清時代九宮道研究〉頁 173-174。

¹³ 路遙《山東民間秘密教門》頁 289。

¹⁴ 季繼純編纂《彌勒九轉家譜》卷上〈彌勒初生〉。

¹⁵ 小野勝年&日比野丈夫《五台山》頁 125，三上諦聽〈五台山と普濟禪師〉頁 75。

¹⁶ 《立世寶卷》（抄本）頁 3。另見梁景之《清代民間宗教與鄉土社會》頁 159-160，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 年 5 月。孔祥濤〈晚清時代九宮道研究〉頁 174。

¹⁷ 光緒十八年〈五台山勅建萬聖佑國南山極樂寺碑記〉。

¹⁸ 同前註。

五台山南山寺出家之前，在九宮道經驗歷過一段宗教生活¹⁹。這樣的說法，對不對呢？光緒十八年的碑文顯示，李得勝在同治十二年後至光緒元年出家前，有近二年的時間事蹟不詳。從其派下的經卷與寺院佛、道融合的形式來看²⁰，李得勝（普濟）在出家之前，可能曾經接觸或是民間教門份子。只不過，不像孔祥濤等學者所言，他年輕即加入九宮道²¹。因為南山寺現存二塊普濟在世鐫刻的清代碑文清楚提到他棄官為僧的事蹟。尤其是〈五台山勅建萬聖佑國南山極樂寺碑記〉更清楚記載：他在同治十二年前的當軍經歷。

(二) 普濟的出家及其早期活動

孔祥濤等學者依據《立世寶卷》等資料，認為普濟是在光緒初年，由崔奎剃度出家的²²，而《彌勒九轉家譜》則說他在蒼岩山火焚後，赴五台山在日照寺居住幾年才出家的情況：

…佛至二十八歲時，即光緒三年歲次丁丑，請教心師替聖伏靜玉禪師，為佛祝髮出家，法名教化，號普濟，稱教心師兄…

²³

小野勝年等人採錄的說法是「普濟咸豐元年生，十二歲時入五台山日照寺修業，六年後移住南山寺受教於教心大師」²⁴。

從佛教慣習來說，僧侶若由在家人剃度，這是屬於私度，不符合佛教律制和世俗法律。普濟既然在五台山以僧人身份活動，不太可能

¹⁹ 《彌勒九轉家譜》〈觀音授法〉、〈性見文殊〉…，《立世寶卷》頁 4-5，《根本經》（石印本）頁 2-3。

²⁰ 如《立世寶卷》、《根本經》、《三教公書》、《彌勒九轉家譜》中都可看到民間教門的思想痕跡。至於五台山普濟派下寺院三教雜糅的性格，見三上諦聽〈五台山紀行〉頁 77、83，〈五台山と普濟禪師〉頁 78-79。楊玉潭等編《五台山寺廟大觀》頁 111-113、114-121，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 年 5 月。

²¹ 孔祥濤〈晚清時代九宮道研究〉頁 173-178，路遙《山東民間秘密教門》頁 289-291。

²² 孔祥濤〈晚清時代九宮道研究〉頁 178。

²³ 季繼純編纂《彌勒九轉家譜》卷上〈落髮出家〉。據同書卷上〈日照留批〉，聖伏靜玉叫聖福靜玉。

²⁴ 小野勝年&日比野丈夫《五台山》頁 125，三上諦聽〈五台山と普濟禪師〉頁 75-76。

由崔奎剃度爲僧，畢竟當時五台山尚有僧官²⁵及地方官員的制約。依此來看，路遙等人的說法，可以先排除。那麼，普濟的剃度師父是聖伏或教心？南山寺光緒十八年碑文提供解答：

…光緒元年赴南山寺，皈依聖福禪師，法名普濟，受戒修行，
呈明府提邱院存案…²⁶

就清代的法律而言，出家要有度牒，才是合法出家，而這些出家人要列冊報官²⁷。由此來看，這個碑文記載普濟於光緒元年由南山寺住持聖福剃度出家，是值得信賴的。

資料記載，普濟出家後最重要的活動是受戒與興修南山寺。《彌勒九轉家譜》提到普濟受戒的情形：

…佛三十二歲時即光緒七年…聞北京法源寺開戒場，佛發心
求戒…進戒堂領受昌濤和尚三壇大戒，期場圓滿。佛又到正
定府大佛寺接義定和尚法卷。義定和尚號靜玉聖祖第四十
代，佛為第四十一代…²⁸

對照光緒十八年的碑文，可知普濟在出家後，確曾受戒²⁹，但是否到法源寺受戒，尚待其他資料證明。至於普濟接臨濟法脈的問題，小野勝年等人的調查，提及普濟在光緒十四年，三十四歲成爲臨濟宗四十一代傳人，法名叫杲化³⁰。南山寺光緒二十四年的碑文言及普濟又叫「杲化普濟」³¹，可見小野等人的說法，有其真實面。

關於普濟興修南山寺一事，《彌勒九轉家譜》提及這是他出家前的

²⁵ 光緒二十四年〈五台山萬聖佑國南山極樂寺香火齋田碑記〉提到當時僧官設在顯通寺、塔院寺。

²⁶ 光緒十八年〈五台山勅建萬聖佑國南山極樂寺碑記〉。又見王見川〈“義和團運動”中的宗教與信仰：普濟、張天師、孔聖人及其他〉頁 138。

²⁷ 劉錦藻《清朝續文獻通考》卷八十九〈選舉六〉「宗教」，頁 8487-8489，台北新興書局，1959 年 2 月。

²⁸ 季繼純編纂《彌勒九轉家譜》卷下〈修寶藏塔〉。

²⁹ 同註 26。

³⁰ 小野勝年&日比野丈夫《五台山》頁 126。

³¹ 光緒二十四年〈五台山萬聖佑國南山極樂寺香火齋田碑記〉。

事情。這樣的說法，並不正確，光緒十八年的碑文即說他「受戒修行」後，「…立願興修禪寺，募化浩大工程仰賴諸佛保佑，多蒙眾善助成」³²。這裏的「興修禪寺」係指修建南山寺。當時這個大工程，得到不少善信的幫助。據說，此重修工程是在光緒十年，落成時光緒皇帝因此勅賜新寺名「極樂寺」³³。

(三) 普濟與清朝皇帝（權）

除了光緒敕賜寺額外，相傳慈禧太后曾賜「真如自在」匾和《大藏經》予普濟³⁴，所以學者認為普濟和朝廷關係良好。這樣的說法對嗎？關於普濟得到朝廷敕封與贈匾，《彌勒九轉家譜》的說法是這樣：

…光緒十八年壬辰，有無知惡人在外邊散佈流言，說五台山南山極樂寺有傳邪教之說，佛是該教之頭目。此等言語傳到北京朝內皆知，即發京兵到極樂寺將佛與修正一並解到北京，下到刑部獄中…李修正服毒而死…佛在刑部監獄，每日用聖筵四頓，由此現法身…照得滿獄中，光耀奪目…刑部大人奏明太后。慈禧太后帶領宮人親自觀望，真是活佛降世，名不虛傳。太后心中惶恐，急速跪拜，親口封彌勒尊佛真如自在。太后及皇帝由此皈依，佛收為弟子，急速差人送回五台山。臨行之際，太后欽賜匾一面，係真如自在四字親筆所寫，又賜金鉢玉盞。五府六部大人及眾官員各送匾一面，有寫佛光普照與登歡喜地者，也有寫普濟群生及登菩提坐等字者，共匾十餘面。³⁵

《立世寶卷》的說法，頗為相近³⁶。現存光緒朝的檔案，頗為齊全。從中，我們可以發現慈禧太后會在平時贈送重要官員「福」、「壽」的字，而於其大壽時則會特別開恩予家有老母的官員、宗室贈匾。對於寺廟的賜匾與神明封賜，則都是由地方大員奏報該寺廟神明靈驗事

³² 光緒十八年〈五台山勅建萬聖佑國南山極樂寺碑記〉。

³³ 小野勝年&日比野丈夫《五台山》頁126。

³⁴ 賜匾見《立世寶卷》頁6，贈《大藏經》見《根本經》頁3。

³⁵ 季繼純編纂《彌勒九轉家譜》卷上〈修正歸天〉、〈太后勅封〉。

³⁶ 《立世寶卷》頁6。

蹟，皇帝或太后批示轉由禮部奏議，才下賜。據查對，計有光緒十三年朝廷曾應剛毅奏山西寧遠廳呂祖廟、城隍廟「神靈顯應請頒扁額並加封號」，「著南書房翰林恭書扁額」，賞給匾額、欽遵懸掛³⁷等案。而受封的對象並未出現當代僧人，更罕見五台山寺院。由此可見，《彌勒九轉家譜》、《立世寶卷》等記載是有問題的，也就是說慈禧並未親封普濟為「彌勒佛真如自在」、亦未敕封極樂寺「真如自在」匾。假如，普濟真的受封，南山寺真的有慈禧下賜的「真如自在」匾。這麼光榮的事，為何光緒年間的南山寺碑文都不提呢？有人可能會質疑說：南山寺在光緒十八年不是稱「五台山勅建萬聖佑國南山極樂寺」嗎？確實，南山極樂寺額是朝廷核准的，所以稱勅建，但這是承繼前代的封賜並非光緒朝新給的封贈。

《五台縣志》「文物志」提到極樂寺存有一「真如自在」石刻，「字體和婉端莊，係慈禧所書，正中上方所刻御印」，「光緒年間，當家和尙普濟同清政府往來頻繁，慈禧親書四字賜普濟後，普濟于光緒十八年（1892）將其刻在石上」³⁸。撇開調查者的猜測，值得注意的是：普濟在光緒十八年刻石一事。

如果我們不健忘，應該記得在這一年「欽命頭品頂戴世襲承恩公乾清門頭等侍衛志鈞」曾替極樂寺撰一碑記，讚揚普濟師徒³⁹。所謂的「真如自在」御書，可能即經由志鈞之手取得的，而非正式的賜予。

另從光緒十八年的碑記，我們亦可得知普濟的影響力已擴及京城。民國二〇年代北京普濟佛教會代理會長李福田提供的〈普濟化公祖師事略〉云：

普濟化公祖師…於前清二十五年…曾示夢於太后傳經說法，
乃承皇恩賜大藏全卷，直如自在匾額一方，是年奉旨到京，

³⁷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光緒宣統兩朝上諭檔》十三，頁 423-424，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6 年 10 月。此書頁 455、497、498 等，記載其他地方神明受封情形。

³⁸ 五台縣志編纂委員會編《五台縣志》頁 467，山西人民出版社，1988 年 6 月。

³⁹ 即光緒十八年〈五台山勅建萬聖佑國南山極樂寺碑記〉。關於立碑人志鈞，光緒十三年正月二十一日後至二十三日間的上諭提到：「新襲三等承恩公三等侍衛志鈞，賞給頭等侍衛，在大門行走」，《光緒宣統兩朝上諭檔》十三，頁 22。由此可見，光緒十八年極樂寺碑記，似非偽造。據同檔二十六，頁 389，志鈞為鑲黃旗滿洲人。

領取大藏經。在朝宰官，歸依甚眾，如狀元徐郃、尚書啟秀、直隸提督馬金鉞、水師統領鄭崇義等，皆蒙祖師示覺而懺悔，懇求歸依座下…⁴⁰

小野勝年等民國三〇年代初的調查則說：普濟在光緒十四年接臨濟法脈後，以其與生俱來的神祕教化力，屢屢下山傳教，足跡遍及河北、山東、滿洲，屢得大官皈依，曾駐錫北京西單牌樓雙塔寺，阜城門外圓廣寺、天津白衣大寺、奉天萬壽寺等地⁴¹。雖然關於朝廷下賜《大藏經》一事，教內有不同傳說（詳後），但〈普濟化公祖師事略〉提到光緒二十五年有徐郃、啟秀等人信仰普濟，值得重視。

(四) 普濟與義和團運動

光緒二十六年五月義和團運動進入高潮，北京流行各種傳言，其中幾則云：

1. 啟尚書秀…曾奏保五台山僧人普靜為聖僧，調令攻襲什庫…（佐原篤介、漚隱《拳亂紀聞》）⁴²
2. …啟秀言使臣不除，必為後患，五台僧普濟有神兵十萬，請召之會攻…（李希聖《庚子國變記》）⁴³
3. 尚書啟秀函請五台山普淨，來京攻西什庫教堂。僧言關聖降神附其身，攜青龍刀一柄，《春秋》一部，騎赤兔馬往攻，入陣便中炮亡，惟馬逃歸。（高樹《金鑾瑣記》）⁴⁴

當時不少身歷其境者如陳恒慶、高栢都提到有一五台山僧騎馬持刀往攻西什庫教堂，結果陣亡⁴⁵。由此來看，當時確有一僧號稱五台山

⁴⁰ 三上諦聽〈五台山と普濟禪師〉頁 76。

⁴¹ 小野勝年&日比野丈夫〈五台山の現在と過去〉頁 53。

⁴² 中國史學會主編《義和團》（一）頁 217，上海人民出版社等，2000年6月重印。

⁴³ 中國史學會主編《義和團》（一）頁 17。

⁴⁴ 中國社科院近史所編《義和團史料》下，頁 730，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2年5月。

⁴⁵ 陳恒慶《清季野聞》〈義和拳〉頁 637-638，中國社科院近史所編《義和團史料》下。

僧蒞臨北京參戰。不過，這位五台山僧並非普濟，因為在光緒二十六年六月二十日朝廷還發上諭，諭令普濟到天津“聯屬義和團民”，設法禦擊剿滅兇夷⁴⁶。檔案記載，該上諭由啓秀轉傳該僧，經辦此事⁴⁷。當時，普濟已在天津。檔案云：

軍機大臣 字寄

直隸總督裕 光緒二十六年六月二十日奉上諭，現在天津事機緊迫，聞五台山南山極樂寺住持僧普濟戒律精嚴深通佛法。該僧現尚在津，著裕祿傳旨，諭令該僧聯絡義和團民，設法堵擊，毋令夷逆北竄，是為切要，將此由六百里諭令知之。欽此，遵旨寄信前來。⁴⁸

參照相關記載，普濟似未奉旨參與天津戰事。雖然如此，可知普濟的聲名已名聞朝廷。

(五)關於普濟取藏經一事

關於《立世寶卷》、《根本經》等書，記載慈禧太后在光緒二十九年下賜普濟《大藏經》一事。《彌勒九轉家譜》說：

光緒二十九年癸卯佛到西陵益州房山縣界又接雲壘寺及善心寺…佛回五台本寺又領護起、護中帶現銀三千兩去北京請藏經…佛以印經之事，無有辦法，見侯老班前後細說一遍…侯君即時回家對妻言及此事，該妻乃是慈禧太后之姪女…夫婦定議印經買紙錢項一切完全擔任…不數日將經印完，佛將此經收妥，侯君助佛之功德，不可思量…佛將藏經裝入套內…

另見徐一士《凌霄一士隨筆》(二)〈五台僧攻西什庫教堂散記〉頁465-467，山西古籍出版社，1997年7月。高栢《高栢日記》五月十二日部份，中國社科院近史所資料編輯室編《庚子記事》頁165，北京中華書局，1978年10月。

⁴⁶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輯組編《義和團檔案史料續編》頁681，北京中華書局，1990年8月。另見路遙《山東民間秘密教門》頁291。

⁴⁷ 《光緒宣統兩朝上諭檔》二六，頁199。另見孔祥吉《晚清史探微》頁242、260，四川巴蜀書社，2001年1月。

⁴⁸ 《光緒宣統兩朝上諭檔》頁198。

奏明聖上，請旨回山。太后及皇帝欽賜聖旨牌…龍藏牌一對，奉旨傳戒牌一對，欽賜衣鉢牌一對，欽命方丈牌一對，萬壽無疆牌一對，勅賜極樂寺牌一對…太后又賜大光明藏匾一面…⁴⁹

很清楚，《彌勒九轉家譜》提到，普濟等人在光緒二十九年得到的《大藏經》是透過“侯老班”夫婦，花錢請來的，而不是慈禧或光緒直接御賜的。這個“侯老班”，可能就是九宮道書中提到的普濟信徒“侯俊山”⁵⁰。學者普遍認為侯俊山是當時朝廷大官，通過他進一步影響朝廷⁵¹。其實，這是個誤解，只要翻閱光緒中期的檔案，即可知道侯俊山並不是當時朝廷大官，而是昇平署外學子弟（演戲者）。他在光緒十八年入籍昇平署，開始參與宮中演出⁵²。他是個旦角，雖不是主角，但也略有名氣，名列“內廷供奉”。⁵³

從侯俊山的經歷來看，他決不可能影響朝廷，他的妻子也不可能是慈禧姪女，通過他，普濟是得不到《龍藏》的。

一般來說，佛寺中擁有《大藏經》，有二種可能，一是寺方請來的，一是皇帝御賜。後者的例子在明末清初頗多，但在清末頗為罕見。通常是寺方主動請藏的，如福建名刹鼓山涌泉寺住持妙蓮在光緒九年後整理復興涌泉寺、漳州南山寺、檳榔嶼極樂寺「各請龍藏，奉旨賜紫」⁵⁴。時任光緒老師的翁同龢在日記中則提到光緒七年七月七日「蕭山和尚淡如來請藏經」⁵⁵之事，他在七月十日並記錄內務府「掌儀司幫印恒潤談請經事，以為由僧錄司掌印幫，經板在柏林寺，該僧自備工本往

⁴⁹ 《彌勒九轉家譜》卷下〈掛號取經〉、〈侯君助佛〉、〈聖賜鸞駕〉。

⁵⁰ 《根本經》頁3，另見孔祥濤前引文，頁183。

⁵¹ 路遙《山東民間秘密教門》頁291。

⁵² 王芷章編《清昇平署志略》頁564，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1年2月。此書是根據清宮檔案編成的。在該書頁564云：「光緒十八年……侯俊山，旦。年三十五歲，十一月二十九日交進。」

⁵³ 溥雪齋述、傅杰記〈晚清見聞瑣記〉頁48，收入中國人民政協會議全委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編《晚清宮廷生活見聞》，北京文史資料出版社，1985年3印。

⁵⁴ 民國丙子年（1936）鼓山涌泉寺重印《增校鼓山列祖聯芳集》頁33〈妙蓮〉部份。

⁵⁵ 陳義杰整理《翁同龢日記》第3冊，頁1590，北京中華書局，1998年6月，2印。

印」⁵⁶。這個柏林寺，是北京名刹，位在雍和宮旁，雍正時徵集、開雕，迄乾隆完成出版的《大藏經》（又稱《龍藏》），即在柏林寺進行。當《龍藏》刊印後，其經板就留在柏林寺。資料記載：「舊例，凡請經者，牒由部題奏，奉旨頒給，需費三、四千金，寺供刷印。」⁵⁷

結合以上資料，可知僧侶在清光緒中期來京請藏經，要先到柏林寺，經由僧錄司發公文至內務府，再轉呈皇上核可。如皇帝同意請經，就下旨頒給《龍藏》及相關物件，但印經經費，要由請經者自出，約三、四千金。

近代著名居士高鶴年曾參與光緒二十九年的請藏經活動云：

（光緒）癸卯四月十日，偕高旻月朗諸老乘輪往天津，渠等進京請藏經也……十四日乘火車……直達北京正陽門，俗呼前門下車……進城，由北新橋往雍和宮間壁柏林寺。寺內有大藏經板。住持崑峯迎入，送往行宮，治開觀月長老約會於此。南省入都請頒藏經者，共有九家，一常州天寧寺治開長老……一常州清涼寺靜波方丈，一上海海潮寺觀月老人，一揚州萬壽寺主人寂山，一高旻寺退居月朗，一如泉定慧寺主席達悟……一東台三昧寺住持海霞，一鎮江竹林寺……一寧波西方寺退院淨果……以上諸山長老同寓此寺。外有五台山南山寺廣慧和尚。首由諸山請僧祿司具呈內務部轉奏，御批知道了，僧祿司始出示開印，每部共約費洋三千元之譜……⁵⁸

由此可知，五台山南山寺人員確曾到北京請藏經，時在光緒二十九年三、四月，但不是去雍和宮，而是到柏林寺。當時請經者是廣慧和尚。這個廣慧和尚就是普濟或是其弟子，尚待進一步資料證實。由此來看，〈化公大師功德碑記〉上的「達哩王引見聖主，聖賜藏經萬部，入宮衛參禮太后，恩賜匾額懸庭，並夫袈裟錫鉢，如意鈎傘扇」⁵⁹。

⁵⁶ 陳義杰整理《翁同龢日記》第3冊，頁1591。

⁵⁷ 周肇祥撰、趙珩等點校《琉璃廠雜記》頁92，北京燕山出版社，1995年4月。

⁵⁸ 高鶴年《名山遊訪記》卷二〈天津北京遊訪略記〉頁67—68，台北佛教出版社，1983年10月再版複印本。此書敘及清代部份原刊於1912年。

⁵⁹ 《三教公書》卷下，頁78。

記載，就值得懷疑。

不論是普濟或其徒弟，南山寺的請藏成功，不僅「大振宗風」，更凸顯他的佛教認同。其實，早在請藏之前，普濟早已認同佛教，這主要表現在二方面：傳戒與修建寺院。

(六)傳戒

《彌勒九轉家譜》提到普濟昇為方丈後傳戒的情形：

光緒十年甲申五月，佛入院昇為方丈和尚，眾頭緒等發起給佛傳五百羅漢大戒一壇，於前五月十二日開期送堂。後五月十二日說沙彌戒，至二十七日說比丘戒。六月初八日說菩薩圓滿大戒。期場內，分為七眾弟子即比丘僧比丘尼共二百餘人，優婆塞優婆夷共五百餘人。又童男童女什又摩那以上共七眾弟子，將三壇大戒說完畢，於初九日出期場。羯摩教授七尊證八引禮及外執事與新戒善人等一齊走完將戒傳畢…⁶⁰

除了此次外，〈化公普老和尚碑記〉尚言及普濟「廣傳全戒多壇」以及信徒「受三皈五戒」的情況⁶¹。這裏要說明的是，普濟「廣開全戒多壇」，係指他自極樂寺住持後，開設出家戒（三壇大戒），傳戒法於出家眾多次。而對於在家信徒，普濟是傳給他們「五戒」：不殺生、不妄語、不偷盜、不邪淫、不飲酒。這是佛教徒的基本守則，也就是說持守五戒才有資格稱作佛教徒。其中不殺生意指不傷害生命，反映在飲食上，則是不吃肉。《彌勒九轉家譜》云：

（光緒十一年）…是年三月場間十七天眾頭緒等齊來赴場。佛與大眾言曰：汝等既歸佛門應當守三皈持五戒吃齋念佛纔為善人，不可貪食酒肉蔥蒜等。今生吃肉四兩來生還肉半觔。佛念到大眾必得吃齋，大眾聽說不甚歡喜。雖然如此，外面不能出口。佛見眾頭緒不大如意，又曰：咱今天先吃肉飯一頓，然後再忌口。說罷令人到臺懷鎮買豬肉數十觔放在鍋內

⁶⁰ 《彌勒九轉家譜》卷下〈極樂傳戒〉。

⁶¹ 民國五年〈化公普老和尚碑記〉。

煮熟，將肉放在棹上每人一盤。眾頭緒心中歡喜，佛曰：此肉大眾暫時不要用，等我下妥細材料再用，說罷由懷中掏出針數十包，將針按棹每盤完全扎在肉上。佛讓大眾吃肉，眾頭緒見肉上針滿，誰也不敢用。佛自己連針帶肉用在腹內，連用數盤。眾人見佛如此，心中著忙，全都叩頭求佛慈悲，弟子有過急改。佛曰：我教你等吃齋，大眾都不如意，豈不知眾生不食眾生肉，吃了不能消化，恐造罪業。我吃他，他能以超生，汝等吃就欠下債了…眾頭緒給佛叩頭曰：弟子等從今以後忌口、吃齋再不動葷就是。佛曰：忌口分為三種，上等辦事頭緒吃長齋，家中人等忌口。如不方便就初一日前後吃三天齋，十五日前後吃三天齋也可。無論頭緒散眾不可吃大五葷及牛馬狗肉等，如能謹戒方為佛家弟子皇胎兒女…⁶²

這個記載，雖似奇誕，但反映出普濟教法與民間教門九宮道的分野。從《彌勒九轉家譜》中，我們看到普濟的信徒中有九宮道份子（頭緒），可是在普濟的要求下，他們受五戒，並改變習慣。也就是說，普濟並不像學者所言：只是打著佛教招牌掩護活動，而是真誠的信仰佛教並以此規範信徒的行為。

當時，普濟頒發給信徒的戒牒，其內容是這樣：

欽命五臺山敕建大萬聖佑國南山極樂禪寺建立大乘戒壇

欽奉累朝

聖旨，按梁武興崇，至唐麟德二年出給度牒，明洪武十年三月十五日出給度牒，欽奉永樂五年五月六日出給度牒。順治十五年四月十五日禮部尚書趙欽、吏部尚書許賀、兵部尚書徐京、工部尚書劉志高、戶部尚書林如、申邊經歷司亦同奏准皇帝陛下聖旨，知會天下僧道二司出給護僧護道榜文：凡天下一十三省布政案察各府州縣庵觀寺院、城市鄉村一切出家僧尼道姑、在家善男信女看經持齋、遵規受戒人等，各取一張名山廟宇、佛堂聖地等處，隨僧延壽慶祝。凡一切出家

⁶² 《彌勒九轉家譜》卷下〈吞針妙法〉、〈毛孔現針〉。

僧道、在家善人求旨請牌，禮部奏准，康熙六年三月初一日，聖旨勅賜龍牌與天下庵堂修道大眾人等，欽奉聖旨，凡朔望之日拈香宣讀、供養佛壇、禮拜開經，為國報恩，祀延聖壽，風調雨順、國泰民安、五穀豐登、六合清寧。引文者許令修行持齋、受戒參禪，護戒榜文，隨身佩帶。欽奉聖旨，在前通行，移文知會一十三省布政案察各府州水司哨保，不准火居，毛頭善及搖鈴持杖、私齋設醮、假拜疏章、殺牲祭肉奠酒、五葷沖壞佛壇、冒瀆上帝，天宮風雨不調、黎民有難，追薦宗先，帶累六親眷屬，墮落地獄，不能出離苦海，扭鎖到官，依律治罪，發邊外充軍。嚴禁火居道、白蓮、天朱、三乘等教，邪書胡行背人不明，不依佛教誣噴男女，足蹬妻子，手抱孩兒，頭帶毛髮，飲茹葷，使六親眷屬，墮入地獄，萬劫不離苦海。若是僧尼男女歸依佛教，遵規受戒，身披如來戒衣，肩擔錫杖托鉢，掐珠念佛一聲，六親眷屬，皆生西方極樂世界。火居道、白蓮、三乘、無為、皇極、宏陽、親查等教不遵者，拿送到官，按律重究。

康熙四十年四月十五日遊江南鎮江府金山寺，欽奉聖旨曉諭一十三省布政案察各府州縣官員與大小衙門，不許持經受佛戒真人、比丘僧、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而為菩薩跪拜，只許問訊。欽奉聖旨曉諭文武官員，移文知會各府州縣各屬軍民人，不准毀罵佛教經律、受戒僧尼男女人等，如違朕意者，按律治罪。欽奉聖旨曉諭天下名山城市鄉村任意僧道男女修行，結草為庵，講經演教，勸化世人看經念佛參禪、坐靜焚香禮拜、持齋行善、齋僧布施教化善，如朕親臨教訓察明。若有度牒者，受過佛真正修行大善之士，不許開齋破戒無縫作有、行凶霸道，仗教欺人，毀滅佛法，還隨外道。鄉民人等嚴查開齋破戒匪教之人，拿送到官，按律治罪。若無度牒者天下叢林寶剎十方常住大和尚替佛說法傳戒，求受佛戒，歸依正教，受領度牒執照。奉旨曉諭各省布政案察衙門軍官差役人等，如有倚官為勢強取佛門銀錢物件，損壞經卷者，扭鎖到官，按律治罪。欽奉聖旨曉諭禪門，許令一切僧道受戒，男女焚香宣讀雍正元年四月十五日戒法，侍郎李義鎮、大監李如格、禮部尚書賀順、兵部尚書劉志林、戶部尚

書林如申，水邊經歷司亦同奏准皇帝陛下，聖旨曉諭：知會僧道二司出給護僧護道榜文，凡天下一十三省布政案察各府州縣文武官員，移文知會各處官員、哨保士民人等，不准擅入僧廟，冒稱山主，乘涼拷火，圖財害命，違律取斬。取財以及什物等件，許僧人到官，焚香宣讀欽奉聖旨，拿送到官，按律治罪，杖一百，發邊外充軍，不准歸家。欽奉聖旨曉諭各省官員，一切僧道男女受戒聽教參禪，或在山林或在寺院，或在家中、或出外遊方參學，凡遇關津渡口把隘人等，不許阻攔。遊方僧道受戒男女隨身佩帶執照，如有不法之人，許令官員拿問究法施。今上乘乾御極，護持法門，恩賜天下寺院傳戒，正未可量也。為此合行遵奉，如律傳戒。今於五台山勅建大萬聖佑國禪寺，前朝英宗皇帝，欽賜聖旨及太后命遣殊祥院使執禮和台送至佑國禪寺為長講法主，賜以袈裟衣服。凡此山之僧，皆統於公。文宗皇帝極詔，遣太禧院乘驛，致之京師，住太承天護聖寺，授榮祿大夫大司徒銀印一品。在山第一代方丈和尚廣公真慧國師，奉旨傳戒於我朝。乾隆十一年奎哀則公大和尚奉太后命，修造大萬聖佑國南山禪寺，重開山。歷代方丈和尚支領恒親王欽賜白銀製造衣鉢，奉旨傳戒。今於本寺嗣法方丈和尚建立戒壇說戒。內有永傳戒法、永執國恩。為此具牒者，各給一道，隨身收執，遊方參學。凡遇關津把隘處，執此驗實須至戒牒者。本壇說法傳戒和尚普濟大宗師，羯摩阿闍黎豐登，教授阿闍黎禪谷，尊證阿闍黎樂淨悟乘、髻造元亨、赴會、衡慧金門，右牒給付菩薩戒弟子收執 年 月 日⁶³。

對照福建鼓山湧泉寺光緒四年頒發的〈護戒牒〉等材料⁶⁴，可知普濟授與的戒牒並非正統佛教的戒牒，而是綜合佛教傳統戒文和民間教門流行的〈護道榜文〉內容⁶⁵的新度牒。這份戒牒的重點大致有四：一、

⁶³ 此戒牒為筆者在文物市場購得，十分龐大。從內容來看，似為清末文物。

⁶⁴ 鼓山湧泉寺戒牒，見丸井圭治郎 1919 年《台灣宗教調查報告書》卷一，頁 73-74，台北捷幼出版社，1993 年 9 月複印。

⁶⁵ 五台山南山極樂寺普濟似在光緒二十五年四月八日刊行一《護道榜文》，見宋軍〈明清民間宗教結社《護道榜文》考析〉頁 104-106，《台灣宗教研究通訊》第六期，2003 年 9 月。

是鋪陳歷代政權對佛教徒的戒約與保護，二、護戒牒是受戒僧侶徒眾通行無阻的證明，三、是強調佛教徒與火居道、白蓮等教的不同。四、推崇佛教及受戒遵規的價值。由此可見，普濟佛教性格之一斑。

(七)興修佛寺

民國初期的碑記記載普濟一生共修建二十餘處寺院⁶⁶，三〇年代日人三上諦聽在實地調查報告中則說，清末以來在普濟的感化下，重興不少寺廟，計有：

金閣寺 重修時代不詳

古佛寺 光緒二十二年普濟重修

龍泉寺（九龍崗）普濟第一代，微東（滿洲國人張國文）第二代，三代護明

南山寺 ……第三代普濟，石碑塔、文殊師利塔，光緒十年普濟建立…

普濟寺 光緒二十九年重修，由圓照寺下院變為南山寺下院。

海會庵 光緒普濟重修 南山寺月額若干支給。

車講寺 光緒普濟重修 南山寺月額若干支給。

日照寺 光緒普濟重修 南山寺月額若干支給。⁶⁷

除此之外，《彌勒九轉家譜》中亦言及普濟接收不少寺院：

光緒十一年佛到盂縣接釋迦寺…此寺…住持…因度日為艱，故推於極樂寺…佛…派微窮、微法經理…有外九天頭緒來請佛下會，佛至曲陽縣東北靈山北鎮法興寺住宿…該寺之住持

⁶⁶ 《三教公書》頁 76〈山西五台山南山極樂寺方丈普濟化公大和尚重建金閣寺行實碑記〉。

⁶⁷ 三上諦聽〈五台山紀行〉頁 86-87。

對佛談敘之間，言及本寺度日非常困苦，不能支持，欲將此寺作為南山寺之下院…佛即應允…派微中到…法興寺當家…光緒十九年…九月有外九天頭緒請佛到天津走會，於十月間至天津關上白衣大寺…將該寺接收為極樂寺之下院…光緒二十三年…乃接千佛洞…佛又接修石咀普濟寺，派微寶當家、劉富財坐庫…光緒二十九年癸卯佛到西陵益州房山縣界又接雲壘寺及善心寺…三十一年…至北京接雙塔寺，派護宣光大經理…光緒三十二年…佛聖見關東之會大興，又接跑跑石雲霞寺、海會庵…又至紅道鎮接修貴如寺…佛由此將金閣寺收為極樂寺下院，派髮徒達芳通公和尚至該寺當家…⁶⁸

這些寺院，有的是普濟修建的，有的是普濟買的，有的是主動歸附普濟派下。對於依附的寺院，普濟按月提供金錢援助，並派弟子去管理。

二、普濟的弟子

資料記載，一九一二年六月十五日普濟於河北法興寺去世⁶⁹。在他出家生涯中，究竟收有多少弟子呢？當代專研民間教門的學者孔祥濤根據九宮道書，認為李向善（普濟）收有十八個俗家徒弟：

義子·王僧寶

餘九天籌闕都上昇宮 吳英俊

外九天催功都進中宮 孟廣業

下九天幽冥都戊己宮 石克儉

東南九天掌嚴都龍廷宮 韓守信

東北九天萬法都神聚宮 李百溪

⁶⁸ 《彌勒九轉家譜》卷下〈續十七天〉、〈接法興寺〉、〈入十大寺〉、〈掛號取經〉、〈佛至孟縣〉、〈捏詞告佛〉、〈佛遊覺山〉、〈命修金閣〉。

⁶⁹ 這是綜合〈化公普老和尚碑記〉、〈化公普老和尚碑序〉而來的說法。

中九天諸佛都黃庭宮	周 儉
西北九天玄妙都碧霞宮	冉成文
西南九天成保都入裏宮	楊春華
北九天水晶都壬癸宮	崔 奎
東九天木刻都甲乙宮	莊 貴
南九天火輪都丙丁宮	徐柏梓
西九天金丹都庚辛宮	喬心寬
保中天萬聖都聚賢宮	葛懷玉
左中天日宮都普照宮	鄭學士
聖中天聖境都奉天宮	李明忠
右中天月宮都星宿宮	劉大榮
護中天寶藏都金剛宮	徐維嗣 ⁷⁰

以往，學者大都相信九宮道書記載，李向善（普濟）在五台山是由崔奎剃度出家的⁷¹。如果崔奎是普濟的徒弟，他怎能幫普濟剃度呢？可見，九宮道書的敘述，不宜輕信。其實，這份名單反映的是普濟後期徒弟。在早期，普濟先設十二都盤組織：

中九天聚佛都黃庭宮	周 儉
南九天火輪都丙丁宮	呂秉章
北九天水晶都壬癸宮	崔 奎
東九天木刻都甲乙宮	張興泰

⁷⁰ 孔祥濤〈晚清時代九宮道研究〉頁 185-186。

⁷¹ 同前註，頁 178。

西九天金丹都庚辛宮	喬喜成
東南九天掌巖都龍庭宮	韓守忠
東北九天萬法都神聚宮	田 普
西南九天成保都入裏宮	李和玉
西北九天玄妙都璧轄宮	冉成文
外九天催功都進中宮	郭殿魁
餘九天等闕都上陞宮	吳英俊
下九天幽冥都戊己宮	趙開亮 ⁷²

到了光緒十一年後，普濟再加組織「續五天」：「保中天萬聖都聚賢宮葛懷玉、護中天寶藏都金剛宮鄭學詩、在中天日宮都普照宮梁人成、右中天月宮都星宿宮喬剛深、中天聖境都奉天宮李明中」並調整信徒領導，南九天由徐伯祥接替呂秉章，東九天莊桂替代張興泰，西九天則是喬心寬接任，東南天則由韓守信領導，東北天推劉太榮、西南天換成楊春華，外九天由孟廣業，下九天由時克儉主導⁷³。這些變動中韓守信取代韓守忠、喬心寬替代喬喜成似乎顯出家族領導的特色。而趙開亮在光緒五年「剃髮出家，法名微行字道芳，得戒」⁷⁴。由此可知，趙開亮被替代的原因不是去世，而是出家。這個情況顯示在普濟教團中，一、十八天的組織是約束在家信眾，二、出家的價值高於在家。既然如此，那普濟有多少出家弟子呢？《彌勒九轉家譜》提供一點線索：

…佛（指普濟）與教心師兄弟二人共收徒二十餘名，前後一
一排名曰：林中聚會、修行大道、念經說法、智慧開通、保

⁷² 《彌勒九轉家譜》卷上〈十二都盤〉。

⁷³ 《彌勒九轉家譜》卷下〈續十七天〉。

⁷⁴ 《彌勒九轉家譜》卷下〈微行開會〉。

化無窮福、盡善德慶立，共二十六以微字為頭…⁷⁵

也就是說，普濟收的出家弟子，是以微字排行，如微林、微中、微聚、微會等。資料記載，在微立之後，普濟尚收有微東⁷⁶等僧侶。

其實，在這之前普濟即收有出家徒弟，如光緒十八年碑刻提到的隆法、護起，〈化公普老和尚碑序〉言及的嶼淨。在這些出家徒弟中，隆法原名胡治國，出身軍旅，立有戰功、有官職，於光緒十八年出家，為普濟早期最重視者⁷⁷，而嶼淨則管理大顯通寺，他並在普濟去世二年後，由常住眾迎請入主南山寺任住持⁷⁸。此外尚值得注意的則是微立。微立生平不詳，但收有一位高徒「帶髮僧人」苑增福。在微立去世後，苑增福常蒙普濟「指教」，積極傳教，先後收有宋蘭鳳、胡瑞霖二位高徒。其中宋蘭鳳為普濟教法傳到東北的關鍵人物⁷⁹。根據《彌勒九轉家譜》，光緒二十八年時，宋蘭鳳為「外九天頭緒」，到「關東開會」，在奉天省台安縣碰到王起，隔年先收有董君鳳後收有「王起、張國文、邢福、胡振翎、陸永昭、王佐恒、王明德、姜玉德等數人，由此而後，關外之會大興」⁸⁰。

由於關外人士大量信仰普濟教法，普濟特別將關外信徒，分為五會：

南會：南果性空明通號，王起、董鳳和、王佐恒、王明德、夏春喜等為該會頭緒。

北會：北花真傳立通號，胡振翎、劉奎成、胡振邦等為該會頭緒。

東會：東香信佛舍通號，張國文、姜貴斌、姜玉常等為該會頭緒。

⁷⁵ 《彌勒九轉家譜》卷下〈修寶藏塔〉。

⁷⁶ 三上諦聽〈五台山紀行〉頁 86。

⁷⁷ 光緒十八年〈五台山勅建萬聖佑國南山極樂寺碑記〉。另見王見川〈「義和團運動」中的宗教與信仰：普濟、張天師、孔聖人及其他〉頁 138-139。志鈞即可能因隆法，而寫此碑記。

⁷⁸ 民國十一年〈化公普老和尚碑序〉。

⁷⁹ 《三教公書》卷下，頁 80-81。

⁸⁰ 《彌勒九轉家譜》卷下〈宋君開會〉。

西會：西土修正光通號，邢福、石成明、張紳等為該會頭緒。

頭會：頭燈心法寶通號，陸永昭為該會頭緒。⁸¹

後因關外信仰者愈來愈多，普濟又將「南會一枝，分為四線」：正枝董鳳和，明枝夏春喜，成枝王明德，真枝王佐恒負責⁸²。關外總共有九枝傳教，勢力可謂龐大。資料記載這批關外信眾不只捐款，興修金閣寺等五台山寺院⁸³，在民國早期還親至五台山監工，一九三六年記者陳興亞至五台山考察，發現如此情形：

…九龍崗…龍泉寺，寺新建，亦多東北施銀，內有吉林同鄉董其事…極樂寺、佑國寺…二寺亦多為東北施財，寺內主事者，亦多為關東居士…壘峰新寺，（亦東北人修）行三里…乃普化寺是也，昔為玉皇廟址，今則東西三院，棟宇相望，不下數百餘間，出為招待者，又為遼東口音，亦為住此監工者。觀于所過各寺，大興土木，爭奇鬪勝，重修費約計數百萬金，多是東北金錢，工期皆在十年以上，東北善人之名，台山人無不知者…⁸⁴

東北人除在五台山修廟，更結合華北各地的普濟信者，投入社會事業。

三、普濟佛教會、普化佛教會與普濟真原佛教總會

民國十七年（1928）二月「楊萬春、朱慶瀾、朱紹陽等鑒於各地災難頻仍，爰集同志，發起五台山普濟佛教會」，以不涉政治，宏揚佛法、實行慈善為宗旨，「擬定簡章，呈由內務部及京師警察廳立案，即於四月在齋內老君堂二十二號成立會所」。分設總務、救濟、文牘、交際四股辦理會務，會員公推朱慶瀾為監督，楊萬春為正會長，朱紹陽

⁸¹ 《彌勒九轉家譜》卷下〈佛立五會〉。

⁸² 《彌勒九轉家譜》卷下〈佛立九枝〉。

⁸³ 三上諦聽〈五台山紀行〉頁 82-83、86-87。

⁸⁴ 陳興亞《晉察綏遊記》頁 32-36，北平京城印書局，1936年3月。

爲副會長。遂即選派同仁，分擔主任理事、幹事、募賑員等職，籌辦拯濟事宜，「並在五台山設公會一處。又以山東災情奇重，關外富庶勸捐較易，乃呈內務部轉咨奉天、吉林，黑龍江各省政府及哈爾濱特別區行政長官公署、京兆尹公署，轉令所屬縣政府協助辦理。」⁸⁵

五台山普濟佛教會成立後，積極參與慈善救濟活動，其概況如下：

十七年，城郊春賑，發玉米麵九一三〇斤，現金二四四八元。臨時賑濟玉米麵一四〇〇〇〇斤，善材二五〇具，內一、外三兩區棉衣二〇〇〇套。施助文貧一〇人，旅葬費二二八元。在老君堂設粥廠一處，散小米三五〇石…協助平市各粥廠小米一〇〇〇石，經費一五〇〇元。又助警察廳產科講習所一〇〇〇元…北平育嬰堂月捐共八〇〇元，送嬰費四〇〇元…北平瘋人收容所二〇〇元。

十八年，在老君堂、右安門、西便門、安定門、西直門設粥廠五處，開辦費七〇〇元，小米一〇〇〇石…臨時賑濟善材七五具，棉衣三五〇〇套，款八〇〇元，玉米麵洋四一七〇元。又助平西四王府粥廠三〇〇元。又助育嬰堂月捐及基金一九〇〇元，佛教學校五四四九元五角四分，華北賑災會四〇〇〇元，道德會平民女子學校一〇〇〇元…北平特別市乞丐收容所鞋襪三〇〇元，文貧六十名二二〇三元，實善中醫院四〇〇元，平民醫院七〇〇元，慈工商店三〇〇元。是年，在西城永泰寺成立女子挑花工廠，開辦費及基金二四〇〇元。

十九年，在老君堂、右安門、安定門設粥廠三處，開辦費一三三八元，小米六〇〇石。臨時施助善材二〇〇具，玉米麵一〇〇〇石。又助育嬰堂月捐共一二五〇元…佛教學校月捐共八一八八元。平市各學校臨時助款一二二〇元，各醫院八三〇元，各寺院一〇三八元…第三十自治坊所四〇七元。臨時救濟文貧一二一人，八二五一元。是年，設平民女工廠，費三五〇〇元。接辦平民醫院二三九六元。又與三十自治坊

⁸⁵ 這是綜合1943年8月重刊《北京五台山普濟佛教總會歷年經辦救濟概況說明書》頁1、3，吳廷燮等纂《北京市志稿、民政志》頁180，北京燕山出版社，1989年7月而成的說明。

合辦民眾學校三三七元。

二十年…設粥廠三處，費款二九四六元，小米一三三〇石…關外難民一〇〇〇元…接濟文貧、學校、寺宇四三四九六八元。又助平東郊三十村賑款三〇〇元，臨時災黎二〇〇〇元，育嬰堂二四四〇元，第三十自治坊公所三三〇元，佛教學校四二〇五元…鐸民小學校六〇〇元，其附設之平民醫院等照常。

二十一年…粥廠三處，費款二九二二元，小米一〇〇〇石…臨時賑濟善材一五〇具，棉衣三四七套。又助育嬰堂三〇五三元，第三十自治坊公所三〇〇元，育人藝術傳習所二〇〇元，乞丐收容所修澡堂費六〇〇元，賑務處六〇〇元。臨時捐助寺宇、團體、學校、文貧等三八三一元…設育幼院於西郊萬壽寺西行宮舊址，以朱紹陽為院長。三月籌備，七月開辦，先後接收育嬰堂等處兒童九十餘名，並收陝西災童百餘人來院就學。教養兼施，工讀並重…其女工廠等照舊。

二十二年，在老君堂、右安門設粥廠兩處，費款二一〇〇元，小米五五〇石…又助貧民救濟會二〇〇元，廣化寺臨時醫院五〇〇元，國醫館施藥紅靈丹一〇〇〇瓶，育嬰堂一二〇〇元，自治坊公所三二二元，育人藝術傳習所八八〇元，十方僧伽療養院六〇〇元，乞丐收容所棉衣三百套…女子青年會二〇〇元，臨時補助各團體、學校、文貧二三〇〇元，其育幼院等皆照舊。

二十三年…設粥廠二處，費款一五〇五元，小米一七五石。又助育嬰堂一二〇〇元，坊公所一二〇元，平市戒毒所一〇〇〇元…臨時補助各團體、學校、文貧二三〇四元，育幼院等仍舊。

二十四年…設粥廠二處，費款一七一六元，小米二二五石。又助育嬰堂一三三五元，實善民眾學校二四〇元，僧伽療養院三〇〇元…平民女工廠及民眾學校皆暫停辦。

二十五年…設粥廠二處，開辦費八四七元，散小米八四七石，

玉米麵二萬斤…助育嬰堂六〇〇元…平民醫院、育幼院依舊…

二十六年…辦粥廠二處，費款一〇五五元，小米六六四石…又自八月十二日至十月十二日，設難民收容所一處，費款五二四元。又助育嬰堂七〇〇元…育幼院等依舊。

二十七年…設粥廠二處，費款二二六一元，小米一〇一五石。又助社會局濟貧袋二三〇元，旅京滿洲難民回籍旅費一四八五元…育幼院等依舊。⁸⁶

五台山普濟佛教會自民國十七年四月至二十七年十二月，共發出善款一百一十萬三千七百餘元，救濟範圍遍及山東、河南、陝西、遼西、北京，被時人譽為當時首屈一指的慈善團體。⁸⁷

民國二十一年（1932）二月，王春暄在北京市西城阜內大街設立「北京五台山向善普化佛教會」，從事社會事業，至民國三十年調查，計設有小學一處、女子工廠一所、施藥處三所，捨書處一所等⁸⁸。

民國二十七年六月，楊紹業等，以弘揚佛法，救濟災黎為宗旨，成立「普濟真原佛教總會」，下設總務、施賑、調查、交際四股，從事會務。「夏施暑湯、冬施麵票，外施設診處三所」⁸⁹由以上這些組織的慈善行為來看，普濟教團有其正面功能，不應忽視。

四、結語：關於普濟的宗教性格

根據前面的敘述，我們知道普濟在出家後非常重視戒法，除受戒外，亦多次傳戒，對於興修佛寺亦非常盡力，是位活動力極強的宗教家。他收有多位出家、在家四眾弟子。前者負責住持寺院，而後者則承擔推廣教務，募集善款。

⁸⁶ 吳廷燮等纂《北京市志稿、民政志》頁 181-185。此部份是根據《北京五台山普濟佛教總會歷年經辦救濟概況說明書》整理。其中誤植部份頗多，現據原資料改正。

⁸⁷ 同前註，頁 185。

⁸⁸ 《華北宗教年鑑》頁 52，興亞宗教協會，1941 年 3 月。

⁸⁹ 吳廷燮等纂《北京市志稿、民政志》頁 186。

從這幾方面來看，普濟無疑是位恪遵傳統佛教儀制的法師。不過，我們也不必諱言普濟的教法，離正統佛教尚有一段距離，三上諦聽等人在五台山上採訪到如此的訊息：普濟教法雜揉道教，被時人視為外道⁹⁰。民國時期刊印、傳抄的經書，如《立世寶卷》、《根本經》等則記載普濟教法中含有大量三期末劫的民間教門的思想。筆者最近收集到一張〈對單護照〉則透露其三教雜揉的情形：

五台山極樂寺佛壇先天大道，星宿天盤，聖帝收元，郜爺來脉，趙家開度，魏李榜樣，木子得道…明先天聖祖存心養性，治立白陽星宿，未來世界。無為先天教主，傳道天尊，未來彌勒君皇教主，無極佛母命聖帝諸佛菩薩二十八宿同下天堂，按治未來乾坤大道，萬佛歸一，普渡九十二億群星，天榜掛號。望聖準恩，大赴蟠桃靈山聚會，對驗合同，齊扶中京，共證雲城，歸家認祖，南無天元太保阿彌陀佛，謹遵：

玉清聖境元始天尊			
上清真境靈寶天尊		三清教主	
太清仙境道德天尊			
聖人教主佛	無生老母	文殊老母	地藏老母
釋迦教主佛	九聖老母	天仙老母	南海老母
老君教主佛	大悲老母	普賢老母	九龍聖母
東極聖祖天尊			
北極聖祖天尊			
皇極聖祖天尊			
南極聖祖天尊			
西極聖祖天尊			

諸佛菩薩公議佛榜德賢

催功都 枝會明 盤 真人 對單護照⁹¹

很明顯這個佛壇傳的先天大道是八卦教郜文生的餘緒。為什麼普

⁹⁰ 三上諦聽〈五台山紀行〉頁 86，〈五台山と普濟禪師〉頁 78。

⁹¹ 筆者在文物市場購得。此照似為民國時期文物。

濟派下會信奉如此道法呢？一般認為普濟是郃文生派下九宮道領袖，所以以佛教面目掩護九宮道傳播。如果我們接受這樣的看法，那普濟何必要受戒、傳戒及禁止信徒吃素呢？顯然假裝佛教說不通。較可能的情況是，普濟對信徒較為寬容，只要接受形式上的佛教價值：如吃素、剃頭、受戒，其內涵是否真的佛教，並不在意。或許，這與普濟識字不多，不習經書⁹²及出家前可能是民間教門的份子有關，也說不一定。

補記

結合志鈞、啓秀是旗人和《庚子事變文學集》第四卷〈救濟日記〉云：「…當時洋人已將入都，有某旗員盼望五台山和尚來京，可保無恙…」可見當時普濟在北京旗人間，似有不少信徒。

又清末名叫李得勝的武將，有多人，如《清國史》〈忠義傳新辦已進〉提及的湖南李得勝，光緒朝宮中檔記載於光緒二十九年病故的永城營參將李得勝。

另中國一檔館藏《清代官員履歷檔案全編》（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8年）第8冊44—45：「恩霖係鑲紅旗滿洲多祿佐領下人……光緒……十九年……十月補授山西雁平道，二十一年署理藩篆，是年八月代辦巡撫事務」，可見光緒二十四年碑記，頗為正確。

又《光緒宣統兩朝上諭檔》二一，頁440：「光緒二十一年十一月初八日奉上諭，員鳳林奏五台山菩薩頂於本年八月間不戒於火，延燒倉庫樓房間等語，著胡聘之查勘情形……」，亦可見光緒二十四年碑記之可信。

⁹² 民國五年〈化公普老和尚碑記〉，《三教公書》卷下，頁78，〈化公大師功德碑記〉。

附錄：五台山普濟及其教團資料

一、遺留萬代

欽命二品銜曾任代辦山西巡撫事署理布政使司雁平兵備使者他他拉氏恩霖撰文

〈五台山萬聖佑國南山極樂寺香火齋田碑記〉

…極樂寺住持僧杲化普濟棄官爲僧，祝髮於此，見其沉心認理，嚴守清規，訪察其寺院，向有齋田在小車溝地…洧浴堂，南山寺香火之地…至乾隆十年九龍崗住持僧通運、道盛、心福等無力小車溝之業，公立捨約與恒親王用代管洧浴堂，奎衷大和尚使銀參佰捌拾柒兩贖回拾貳股地，又與九龍崗還債銀肆拾柒兩…丙申十年余…赴菩薩頂，勘驗火災畢，便道至其寺降香。普濟和尚復言前事，余嘉其存心樸誠，允爲竭力襄助，當請其廣爲募化，共成善舉，閱丁酉冬共募化集餘，撥贖價銀千陸佰伍拾兩，外息銀壹佰零伍兩，將前項小車溝地畝、房屋，同原當契券概行收回，山林樹株，並無遺漏，言明南山寺愿助明月池租糧拾石，菜籽壹石，經理其事者爲台懷巡檢司楊君國樑，顯通寺都綱司怡徹、塔院寺都綱司昌祿，日照寺當家住持成濟也，以後小車溝贖回之全莊地畝房屋，永爲南山極樂寺中萬年香火。善舉既成，普濟來問余曰：事創雖難而廢之甚易也。伏思昔本寺院祖師檢身約己，始行置此莊田。迨後迭生枝節，復經奎大和尚再贖其地，同房屋。今普濟蓄愿有年，幸仗□法與諸君護持襄助爲理，得遂初心。但恐他日僧眾中再有如昌蒞者，似不宜不預爲之防也。余答曰：叢林古刹齋田等物，不准私行□買，違者治罪，例載明條，不容妄作也。自此以後，凡寺僧眾倘敢再將小車溝齋田房屋等，妄生異念，一經官爲訪知或爲呈控…買各主一併治罪。普濟和尚苦心揚勵，有志者竟成，且服深思遠慮，尤堪嘉賞，遂書起訖，俾勒諸石…

台邑陝□書

大清光緒二十四年桂月穀旦
住持僧杲化普濟同眾勒石

按：丙申爲光緒二十二年，非十年，疑十爲衍文。

二、〈捐款碑記〉（筆者代擬）

夫以建功修而成佛果，重賴群功培善根，以種福田，尤須眾善。顧千間大廈，非一木所能支，而萬仞高山，豈微塵所得築，是知善須度善，乃能善與人同，善始綿長而不替。功則加功，因之功垂無量，功乃盛著而常昭…夫善士之所以欣然布施樂助功修者，概皆因蒙化公普老和尚之慈心感化，祇緣覺路通開，遂使塵迷頓醒。易曰作善之家，必有餘慶，書云皇天無親，惟德是輔，亦惟期德者輔之，善者慶之耳。至於所修之佛閣殿堂已經註載前碑，統計工程約費實銀六千餘兩，故再誌斯文，以明眾善士之功垂不朽焉。樹碑二通，常山自在山人天空子撰並書。大國師章嘉佛助銀壹封，邢福、張紳二人助羌錢壹仟圓，樂中正、王修君、馮玉山、張學純、韓君顯、徐萬有、鄒福慶、王希顏、孔昭來、李明中、李廣福、孟昭好、孔廣利、李德雲、姜陳氏、樂玉鳳、王修明、劉漁、魏德勝、楊殿彬、鄒盛春、鄒福財、孔昭魁、隋萬有、李黃氏、無名氏、無名氏…孔憲斌、張吉元、姜鴻金、樂玉科、王修金、趙廷璧、周世英、楊殿風、韓本善、高信、孔廣寬、潘成榮、無名氏、姜□□、樂玉斌、孔昭富、朱永起、姜鴻儒、衣顯、王修品、馮希順、王茂福、楊樂山、張維鳳、周智祥、楊桂滿、潘會昇、高□、無名氏、□□、孔廣耀、樂玉亮、朱永梅、劉相君、衣樂氏、王修典、田秀女、王□氏、陳鳳文、陳旺、叢慶徐、韓根先、高鳳、姜玉常、□□輝、崔萬祿、樂玉喜、朱永山、劉相臣、衣有、王修□、田福、王譚氏、陳廣德、盧連春、叢周氏、傅禮、□昇貴、

民國六年……季夏……關東三省眾善人等薰洙敬立

三、〈化公普老和尚碑記〉

蓋聞天下之至賢至聖，乃儒道之大成，而禪林之明性明心，實釋家…南山極樂寺化公普老和尚者，□叢林釋子中之一代傳法祖師也。自有生以來，淡泊…未讀，博施濟眾，儼然聖道之精微。為僧則經藏不翻，悟妙參玄…至其南募北勸，東化西度，視天下猶一家，視眾生如己身。舉凡…魯晉秦之域，燕趙鄭魏之區，受三皈而持五戒，進布施而供…謁皈依，因之廣傳全戒多壇，建立功修數處，徒子□五世，髮弟子…比比然皆是也。惟吾北境一帶州邑，髮徒受惠良多，蒙恩尤

大…救護，不思吾徒之墮夫塵輪也，將來之榮登佛國。待赴…邑龍泉北鎮法興寺遽爾圓寂，佛性歸西。嗚呼、我…普老恩師之靈性雖賓天，則其遺徽遺澤，善言德行，猶存人間…

民國五年…

四、〈化公普老和尚碑序〉

…洪揚佛法，擴充宗風，必須不世出之僧，始能成無□之果。如南山極樂禪寺，自前清康熙年間，有一奎公和尚者，南山一代祖師也。其志心懷遠大，氣概卓然，於南山重修改建上閣下洞，南北西高樓三座，其餘禪堂、客室、大殿、天王鐘鼓，一切維新…其後守成者非曠即惰，遞至清同治間百有數十餘歲則殿閣之凋零殘敗…幾不剩字，止有教心一衲苦守寒窗，不惟修補無資而且饗餐不繼，迨光緒二年春，自我化公普老和尚到院，覩□殘零景況，慨然歎曰：佛光寶地，聖境靈區一若是…發大願力，普度直魯晉豫，化及京都津門隨處宣明善□，論道修因，切切婆心，惟恐不至。凡得拜□，皈依者莫不…來渡迷津乎？□以攜布施助功修源源而來者濟□之士矣，隨即補舊…之製，齋田五，七租莊，立下院一二十處，度子孫百十餘人，化善士億萬…壬子歲季夏望日攸然辭塵，溘逝圓寂歸西，因之丈室空虛，無人承守，逾二歲乙卯夏四月有四日，本常住執事僧人偕同善士參詣大顯通寺，敬請化公嗣法門人嶼淨和尚入院，昇位丈室，卓錫南山。夫和尚之到院也…闊渡律法明通，一如前者之懽迎善士，慈待僧人，整理清規，井井有條…尤倍於昔，即此萬善堂之修也…

…燕南常山張東籬拜撰
中華民國拾壹年

五、〈普濟化公祖師事略〉（李福田提供）

普濟化公祖師，原籍河北省寧晉縣。本姓李，生於前清咸豐辛亥年（咸豐元年、1851）三月二十八日。該時滿室異香，鸞鳳繞於庭，聲如作樂。即生後香氣匝月不散，貌異常人，面方耳大，口可入拳，

舌能舔鼻，寡言語，無憎愛人，皆以其痴癡。年甫十二（同治二年，1863），一即入五台山日照寺，入觀虔修，苦修六載。五台山南山寺，慧星照現，光遍全山，群僧見明星而奉經祈禱。該時普濟化公祖師參禪，覩明星，豁然徹悟。施入南山寺，敬懇住持教心大師剃度。心早了知前因，並覩明星決為菩提，據善根之人轉世，乃即代為剃度，收為師弟，命名教化法號普濟，是時南山寺群僧正奉經之際，空中如有樂聲大作，僧人仰觀天空，見瑞雲於本寺，香氣襲人，由雲中忽有五色雲，直降於寺院，中隱彌勒法身，群僧出迎，見法身逕進大雄寶殿而不見，惟有普濟化公正參禪，群僧不解，乃報知教心大師。大師始知普濟為彌勒化身，當時勸祖師上坐，施法雨於靈山，普潤含識放毫，光於刹土，接引群生，開山普度，建修寺院，救眾生脫苦海，於是將南山寺更名為極樂寺。從前善門大開，皈依日眾，於光緒十年（34歲，1884）七月十五日，得續臨濟法脈第四十一代，法名杲化。光緒十一年（35歲，1885）即將極樂寺，懸掛鍾板，改為十方叢林，大開戒場，續派傳燈，迄至民初，莊嚴佛土二十餘處。吁化公祖師不愧彌勒化身，應運降生，轉世救劫，人天教主，於前清光緒二十五年（49歲，1899），曾示夢於太后傳經說法，乃承皇恩賜大藏全卷，直如自在匾額一方。是年奉旨到京，領取大藏經。在朝宰官，歸依甚眾，如狀元徐郃、尚書啓秀、直隸提督馬金叙、水師統領鄭崇義等，皆蒙祖師示覺，而懺悔懇求歸依座下。祖師幼未讀書，入寺亦未習學經卷，如藏經之批講，一切經典，有問必答，此非佛祖轉世，其誰能之。凡有所請各經卷，皆一一詳加解釋，惟所傳之法，偏重密宗，局外人不明真像，未見妄加以毀謗，化公一生，神異顯跡，著著可考，如龍來朝見，虎來聞法，麻頂歸依，時疫流行，化水醫救，天旱指空而降雨。如遇善良之人，指示善途，其言不爽，遇惡人示警，使其早離迷景，是以歸依日眾，筆難詳述，祖師法跡。於民國元年六月十五日，無疾靜坐而化，壽享六十有三。詳示弟子等指明地點，建浮屠於大五台山九龍崗之山麓，以期佛教流傳，善道永固，謹此誌略。

——錄自三上諦聽〈五台山と普濟禪師〉頁 75-76。

六、〈北京五台山普濟佛教總會簡章〉

第一條 本會定名曰北京五台山普濟佛教總會。

- 第 二 條 本會以信仰佛法，實行慈善，辦理救濟各事項為宗旨。
- 第 三 條 本會設總會於北京，並於五台山設立招待所，嗣後各省市如有設立分會，必要時次第推廣之。
- 第 四 條 本會應行辦法事項如左：
一、關於救濟事項，凡地方發生災難時，由本會酌度情形隨時前往振濟，並舉辦工廠醫院學校等事項。
二、關於宏揚佛法事項，組織佛教研究會，刊印佛經並舉辦超渡等事項。
- 第 五 條 凡本市及各省市縣民贊成本會宗旨，無監督慈善團體法第五條規定情事，由會員二人以上之介紹，填具志願者，經本會審查認可者，發給證書徽章，得為本會會員。
- 第 六 條 本會會員應納會費如左：
一、入會費貳元於入會時繳納之。
二、常年費肆元，按年繳納之，但無力繳納者得聲明情形，經會長認可後免繳。
三、特別捐無定額。
- 第 七 條 本會會員於開總會時有平等表決權。
- 第 八 條 本會會員欲退會者應於二月前，預告本會，經會長認可後始得退會。
- 第 九 條 本會會員如有違反會章或其他不法情事者，應由總會決議開除之。
- 第 十 條 本會會員退會或開除後，對於本會之財產無請求權，在退會或開除前有欠繳會費仍須負責清償。
- 第 十一 條 本會設會長一人副會長二人，遵照總會決議案，負責辦理一切會務。會長因故不能執行職務時由副會長代理之。
- 第 十二 條 本會設監察三人監察本會一切事務。
- 第 十三 條 本會會長副會長及監察均由總會選舉之，其任期三年但得連選連任。
- 第 十四 條 本會得聘請名譽會長顧問襄助本會一切事務。

- 第十五條 本會設理事若干人由會長聘任之，辦理會長交辦特殊重要事項，並由會長酌派幹事若干人協理事務。
- 第十六條 本會設總務股文牘股救濟股交際股，承會長之指揮，辦理各本股事務。其辦事細則另定之。
- 第十七條 本會各股設股長一人股員若干人，由會長於會員中選任之。
- 第十八條 本會會長副會長如有違反會章或總會決議案之行爲，應由總會決議罷免之。其有浸蝕會款或其他重大不法情事者，並應依法呈送法院究辦。至於其他職員如有不法行爲，由會長撤懲或送法院究辦之。
- 第十九條 本會每年一、七兩月召集全體會員各開總會一次，討論一切應行興革事項。其日期由會長決定之，如遇緊急事項或由全體會員十分之一以上之請求，得隨時召集臨時會。
- 第二十條 本會總會開會時須有全體會員過半數之出席，決議事項須有出席會員過半數之同意。惟關於變更章程事項須有出席會員四分之三以上之同意，其表決方式以舉手或投票行之。
- 第二十一條 本會會長於開總會時應報告本屆詳細收支賬目，並說明辦理事務經過情形。
- 第二十二條 本會會長應於每月終，將一月內收支款目及辦事實況報告監察審查，公開宣布。
- 第二十三條 本會對於左列各款應於每年六月及十二月呈報社會局查核。
- 一、職員之任免。
 - 二、職員成績之考核。
 - 三、財產總額及收支概況。
 - 四、會員之加入或告退。
 - 五、辦理之經過情形。
- 第二十四條 本會各職員概不支薪，但因事務繁重得酌給津貼。

- 第二十五條 本會以會員所納會費及特別捐助，辦理救濟事業並開支，經常費用如遇有必要時並得募集捐款。
- 第二十六條 本會辦理特別募捐時，應將捐冊收據編號呈經社會局核准蓋印後，方為有效。
- 第二十七條 本會收支款項物品應逐日登入賬簿，所有單據應一律保存。
- 第二十八條 本會得隨時以全體會員三分二以上之同意呈報，解散之。
- 第二十九條 本簡章如有應行修正之處，由會長提交總會修正之，並呈報社會局備案。
- 第三十條 本簡章自社會局核准之日施行。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七月 日

——錄自三上諦聽〈五台山と普濟禪師〉頁 79-82。

七、〈山西五台山南山極樂寺方丈普濟化公和尚重建金閣寺行實碑記〉

…四海九州之內，名山有五，五台山乃其一也，夫五台山，乃文殊化身，現在莊嚴之地，實諸佛菩薩顯聖，利眾之所。素有常住大寺一十二區，羅漢聖僧，迭出無數，金閣寺乃其一也。夫金閣寺，始創立於大唐，後重修於明代，歷朝累世，帝王所重，顯官名士，瞻禮不絕。寺內高閣大殿，俱是鑄銅為瓦，佛神法相，咸以黃金飾身，大佛一軀，有三頭四十二臂，大佛法相，高有五丈三尺，閣建三層九楹，院有東西二六，極其莊麗，巍輝可觀，氣象光明，固有如禮樂輝煌，西雷音宮殿赫赫之美，比丘眾多…凡忠孝之真心祈禱者，誠求必應，凡賢良之苦心治事者，必結正果，堪稱古來高深福地，曾經齋僧十萬八千，實天地間之靈秀聖境，山西省之第一功程也。只因亂世，屢被兵火焚，雨滂沱，又加浸毀，高閣雖在，殘缺太甚，殿堂雖眾，坍塌盡滅，大佛三頭四十二臂，僅存數肢，帥神左右眾尊，立者一二，凡來瞻禮者，目不忍視。凡誠尊親者，心覺慘然，但功程浩大，殊難修整，住持比丘，束手無策，惟望高僧，來經此地，大發惻隱，舉廢興衰，非稍竭綿薄者，所克濟事，期望日久，志有未遂。世值清代，賢

王在位，國正天順，人傑地靈，道光年間，希有一人，生來慧根深厚，體具仙風道骨，年至初冠，頓遇尊神指點，因知佛法，深得真傳，悟明天機妙理，參透丹經奧秘，適至五台南山極樂寺，師聖福方丈，削髮爲僧，名曰普濟化和尚，駕動金船開法普度。比丘弟子繩繩衆多，優婆弟子，等於河沙，極樂寶刹，開明大道，佛光照耀，貫徹六合，製買寺院，二十餘處。極樂寶刹，煥然一新，又買金閣寺寶刹一座，欲要重修，商及弟子時侍立於左右者，有微立、苑增福、宋蘭鳳、王起、陸永招、夏春喜、刑福、胡振鈴、張國文等，大家歡喜，互相稱讚，遂命王起一名，又命下邊五人，隨王起關東募化，關東善士，大施資財，布施雲集，蜂擁上山，遂仿故形，構成殿閣三層九楹，大佛三頭四十二臂，金身五丈三尺，廟院一十二區，並左右前後殿閣，佛宇俱成，煥然一新。巍巍蕩蕩，照耀崢嶸，聲聞海內，遠近馳名…今普濟化公，造大佛一軀，三頭四十二臂，身高五丈三尺，尊顯罕聞，遍觀晉趙十餘府郡，捨鎮州一佛之外，再無與此同高而峻者，始於中華元年春月，起工修造，成於中華八年秋月，開光報竣，共花大洋三十餘萬，皆賴衆賢良之虔心感化。夫以至難舉之功，而舉之若易，是以人借佛力，佛助人功，互相維持，共爲治造也，可知矣。功程甫畢，又買清涼石寶刹一座，其清涼石寺內住持比丘，有言在契，凡守清規者，於寺內吃穿到老，不遵法戒者，准顯通寺僧官革退。相隨修造，一一整齊。中華五年，又接十大常住，道場聖會，勻流排設，敬謝天恩，一切善事，功德無邊，咸賴關東三省衆善士之力也。是記相傳，乃爲銘曰，積善餘慶，造佛奇功，仁壽聖域，福海無邊，超凡入聖，直赴靈山，成此功德，神人共悅，皆普濟化公大作宏休之化也，人成善功，佛光普照，上庇皇圖萬齡之禎，下闡寰宇無疆之慶，天賜禎祥，恩及萬類，八方清平，四時順序，國泰民安，舉世清淑，沖和正氣，貫滿十虛，素文勒石，以乘永永，乃爲千古不朽云。

——《三教公書》卷下，頁 86-87。

追記：本文之完成，感謝野川博之、闕正宗、路遙、陸仲偉諸先生之幫助，不勝感激。關於普濟的相關傳說，筆者另文會處理！

Master Pu Ji and His Religious Order in Wu Tai Mountain in the Late Nineteenth and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Chien-ch'uan Wang

Assistant Professor of S.T.U.T

Summary

Located in the Ji Le temple (極樂寺) in the South mountain (南山) of Wu Tai mountain (五台山), Master Pu Ji (普濟) and his religious order surfaced in the historical stage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in China. The influence of his religious order was wildly spread all around the northern part of China, including the Manchuria area. This order was not diminished until the China Communists took over the Mainland in 1949.

In terms of the academic researches, the earlier studies showed Master Pu Ji's personal belief in Buddhism, whereas the recent papers stressed more on the characteristic of his leadership.

These scholarsic studies however are not taking epigraph sources into consideration. In this present work, not only these epigraph materials are utilized, but also the religious documents, and the official files. By using these sources, several aspects such as the ordination and the ordination ceremony in this temple, the ways of taking and training the pupils, the evangelizing methods, repairing and adding the improvements to the temple, the relationship with the Boxer Rebellion of Righteous Harmony (義和團), as well as the organization and the philanthropic works of this religious order, are all accounted for.

Key words: Pu Ji, Wu Tai mountain, Jiugong Dao, Ji Le Temple in the South mountain, Long Quan Temple, Qi Xiu, public apology, the movement of the Boxer Rebellion of Righteous Harmony, the Buddhist association of Pu Ji.